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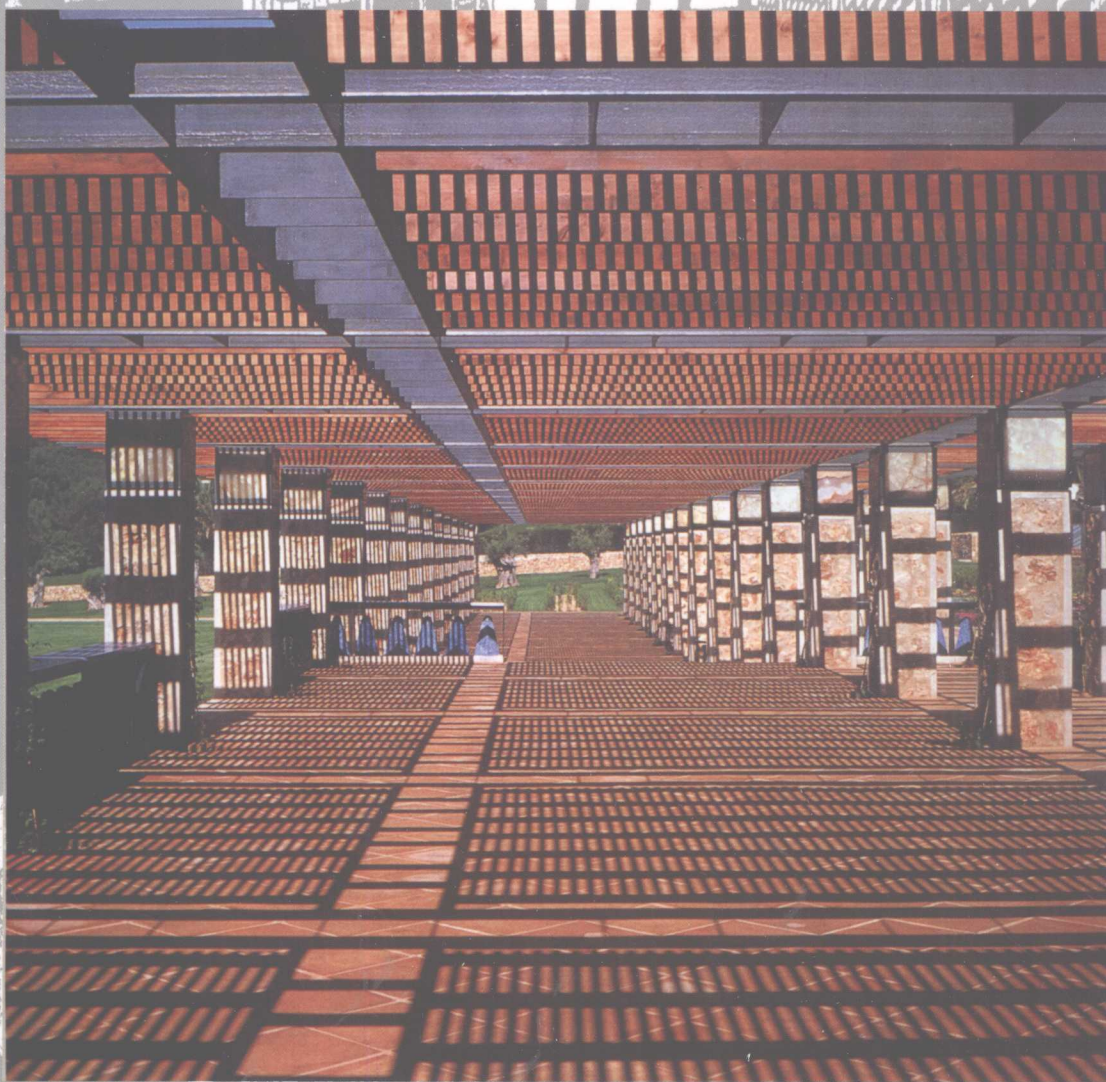
史诗空间

——探寻西方建筑的根源

[希腊] 安东尼·C·安东尼亚德斯 著

刘耀辉 译

周玉鹏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史诗空间

——探寻西方建筑的根源

[希腊] 安东尼·C·安东尼亚德斯 著

刘耀辉 译

周玉鹏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393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诗空间——探寻西方建筑的根源/(希)安东尼亚德斯著;刘耀辉译;周玉鹏校.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9616-9

I. 史… II. ①安…②刘…③周… III. 建筑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TU-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4787号

Copyright © 1992 Van Nostrand Reinhold

Anthony C. Antoniadis, "Epic Space: Toward the Roots of Western Architecture", Van
Nostrand Reinhold, New York, 1992

©1996 Anthony C. Antoniadi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Nanning, Guangxi, P.R.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广西万达版权代理中心代理, Anthony C. Antoniadis 教授正式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董苏华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李志立 安 东

史 诗 空 间

——探寻西方建筑的根源

[希腊] 安东尼·C·安东尼亚德斯 著

刘耀辉 译 周玉鹏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15¹/₄ 字数: 472 千字

2008年2月第一版 200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ISBN 978-7-112-09616-9

(1628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言

1990年代初期，我们摆脱了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焦虑，完全转向了对新领域的探究，并且做好了进入2000年的准备。建筑先锋派们在1990年代初期处于极度的焦虑状态，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处于解构主义时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建筑解构主义的思想灵感，他认为解构主义是指对旧文本进行新的解读，并且在时代背景之中来理解它们的含义。

对于1980年代许多后现代历史主义建筑师和理论家的历史主义而言，除了对历史主义予以有益的质疑，甚至为了对学生们有益而在设计工作室对它加以尝试之外（参见，安东尼亚德斯，1990），我从来都无法找到支持它的合理的论据。同样，我也对1990年代绝大多数解构主义建筑师们的建筑创造物感到困惑，它们是不稳定的、没有重心的和侵略性的，偶尔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其他一些理论家同样也对迄今为止建筑师们所使用的解构主义感到不解；有些人已经竭尽全力去寻找理由，以便把它作为一种测验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方式而加以接受。另外有人（贝丝）把它称为治疗学家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herapeutic）；美国的建筑论文杂志《内陆建筑师》很友好地接受了我寄过去的一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信函，我在信中表示，菲利普·贝丝应当更明确些，应当把它称为病态的建筑[《内陆建筑师》（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ick），1990年10月]。

好些年前，我有一次偶然提到荷马的人物之一埃尔彭罗，这促使我的思维飞速转动，并且促使我开始通过史诗，不仅仅是荷马——我自己民族的史诗，而且通过整个人类的史诗，来探究建筑。我开始尽可能多地寻找和阅读以我所掌握的语言所能读到的史诗。事实上，这使我处于德里达的基本前提之中。人们还能找到比史诗更为古老的文本吗？因此，我阅读史诗，

并且从中寻找建筑。我认为，史诗比考古学和建筑史更具有说服力，这一点我会在“导论”中进一步阐释。人们赋予一切事物的意义，都包含在了史诗当中，建筑空间也不例外。

我先让自己具备了建筑史知识（偶尔也重新研读历史专题论文），又按照我自己的安排掌握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所有知识，并且熟悉建筑设计过程[这是我关注的焦点，也是“包容主义”建筑诗学（“inclusivist” architectural poetics）的背景]，在这些工作之后，我开始着手从中探寻建筑诗学的全部意义。我从史诗中寻找建筑类型的最早先例，探究在此之前尚无人问津的建筑之根的一个源头。我尽力激发自己的想像，并且对我们时代所创作的作品加以理解，这些作品证明了人类的某些基本需求，正如我在隐藏于史诗中的空间中所发现的一样。

这本书中所表述的论点，与我的学院派同事们的作品中常常采用的学术性讨论有所不同。书中的陈述是面向我们绝大多数人——公众、建筑师以及学习建筑的学生。我相信，这种方式所表述的论点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并且使我们当中尽可能多的人放心。或许，它也有助于更多的人去做实质性工作，就像许多同事已经做了多年而我们（有时候也包括他们自己）一直都未曾察觉的工作。我确实希望我的前提和假设（以及有时候我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被人们看作是一位建筑师、教师和理论家的真诚努力：我努力为自己正在建造的作品，以及一直都要求学生去关注的事物，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更为坚固的构架。这是一位建筑师对人类最古老文本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是为了最终给我们在其中已经居住了数千年的空间制作一个原始调色板而进行的一次特别的旅程。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这整个数千年都浓缩到现在。

我希望这一努力并非徒劳无益。

致 谢

我要对以下诸位人士表示感谢：

感谢戈兰·希尔特博士 (Dr. Göran Schildt) 对这一成果的热心鼓励和支持，也感谢他为《卡勒瓦拉》一章所提供的反馈意见。感谢卡勒瓦拉协会 (Kalevalaseura) 的瑟卡-莉莎·麦托玛基 (Sirkka-Liisa Mettomaki) 允许我使用他们的图片档案。

我要感谢大使兼作家迪米特里斯·威利萨罗鲍罗斯 (Dimitris Velissaropoulos)，据我所知，他的论印度文明的希腊语专题论文，属于论述这一主题的最优秀的作品；我在讨论印度史诗时，他也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建筑师约瑟夫·阿拉尼亚 (Joseph Aranha) 教授，在论印度史诗一章中，他提供了一些精美的图片。米歇尔·马丁 (Michael Martin) 教授、塞塔·拉克西米纳娜扬 (Sita Lakshminarayan) 女士、纳拉亚南博士 (Ramma Narayanan) 以及马德拉斯的斯特拉·马瑞斯学院 (Stella Maris College) 的萨拉加·克里什纳姆西 (Saroja Krishnamurthy) 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引导、信息反馈和支持，对此我也表示衷心感谢。雅典语言学者安吉莱克·帕罗夫诺鲍劳 (Anghelike Panoforopoulou) 以及她论维吉尔的文章和富有启发性的谈话，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文森特·J·布鲁诺 (Vincent J. Bruno) 博士、威廉·鲁齐卡 (William Ruzika) 博士、朱迪·帕帕克里斯托 (Judy Papachristou) 博士、亚历山大·楚尼斯 (Alexander Tzonis) 博士以及 L·勒费夫尔 (Liane Lefaivre) 博士同样如此。所有这些人都值得我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在历史、艺术史、文学评论、“虚构的建筑学”、建筑史以及思想史等领域向我提出的挑战和建议。

这是一项受到真诚的朋友、同事以及全球有修养之人士的爱意所支持的研究，所有这些人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感受到了研究我们的最原始遗产的使

命。在我的努力下，九头蛇文化协会 (The Cultural society of Hydra) 得以延续下去，我在那个优美的岛上进行夏季研究工作期间，这一协会为我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平台，协会杰出的成员对我的观点也作出了反馈。我尤其要感谢以下人士：协会的主席、建筑师/规划师埃雷尼·德尔加林 (Eleni Dergalin)、希腊雅典国立卡波迪斯特里安大学 (the National Capodistrian University) 欧洲史教授萨罗斯·维瑞米斯博士 (Thanos Veremis)、雕刻家阿格莱·利波拉基 (Aglaié Liberaki) 和工程师康斯坦丁·萨罗鲍罗斯 (Constantine Saropoulos) 先生，他们为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提供了建设性的信息和建议。来自 UTA 的建筑图书管理员鲍勃·甘布尔 (Bob Gamble) 对我帮助很大，他为我提供引导，并且允许我从建筑美术馆的珍本图书收藏中临摹一些重要的文献，我的秘书辛迪·史密斯 (Cindy Smith) 一直对我帮助很大，这次也不例外。

俄勒冈大学建筑学院的格伦达·伍舍 (Glenda Utsey) 教授再次成为我的努力的有力支持者，并且为这一方案的完成提供了必要的建议。我同样非常感谢我的学生，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是我理论班讲座的第一批听众，并且对我的部分讲稿的整个论点提出了挑战，我的设计工作室中的一些学生偶尔沉迷于史诗研究，把它作为他们的灵感之源。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他们的所有方案都纳入本书，在此向他们表示歉意。但是我同样要感谢所有这些人。

最后，我无法以言语来表达我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建筑师们的感谢，他们非常友好地对我的呼吁作出了回应，并且提供了一些插图。我尤其要感谢埃玛·皮蒂拉 (Reima Pietilä)、佩加·萨尔米宁 (Pekka Salminen)、尤哈尼·帕拉斯马 (Juhani Pallasmaa)、海宁·拉尔森 (Henning Larsen)、

里卡多·莱格瑞塔 (Ricardo Legorreta)、马多雷 / 伯希加斯 / 麦凯、菊竹清训 (Kiyonori Kikutake) 等建筑师, 我认为他们的作品都是“史诗般的”。许多同事非常友好, 对我的写作提出了他们的想法并且予以鼓励。我还要感谢其他所有的人, 在我看来, 他们代表了最坚实的大众, 我认为他们的方案是典范性的, 人们应当感谢他们为建筑所做的一切, 尤其是在近二十来, 当建筑似乎步入歧途的时候。我公开和真

诚地感激那些其方案被纳入到本书中的所有建筑师。我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史诗般的”, 是原始的空间价值这一人类传统的延续。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 它是灵感的来源之一。如果我对他们的努力做了错误的阐释, 如果我的一些意见并不真是他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那么, 让我们期待其他人可以作出更深刻的考察, 并且在将来作出进一步阐释。与以往一样, 本书的所有错误都由我个人承担。

导 论

史诗并非在一夜之间发展而成,许多例子显示,史诗往往历经若干世纪才得以形成,例如《摩诃婆罗多》以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许多具体史诗的作者依然不为人知,有些史诗的惟一知名作者偶尔引起争议,荷马就是其中招致非议最多的一例。然而,无可争议的是,每一部史诗都是对产生它的文化和文明的生动形象的记录,这种记录或者通过诗人的视角,或者通过传统的“编辑”过程。史诗,作为“更早之神话叙述的延续”(伊利亚德),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尝试着为它们各自的神话提供逻辑解释的方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么通过无名诗人集体的整理创作,要么通过历史上可以确定的人物,来记载它们的历史和观点,这些观点作为对过去的批判性评价的一部分而在当时盛行。

因此,我们的假定是,当各种史诗达到了它们成熟的书面形式时,它们就包含了主流的主要意见,也就是舆论——如果你同意这么说的话,这些舆论涉及的是对每一种特定文化而言具有文化相关性,并且是可以接受的事物,其中也包含建筑。由于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史诗空间与建筑的最初原型非常接近,随着不同文化对史诗空间作出新的阐释和新的构建,也使得它们变得愈益复杂。

因而,“史诗空间”指的是我们在史诗中所遇到的建筑空间。如果我们的基本假定(即史诗是文化的提炼)正确,那么,史诗空间就可以告知我们有关每个民族之建筑根源的许多信息,可能比考古和考察历史遗址所能提供的信息还要多,因为史诗中所描绘的空间,往往比它所描述的时期更为古老。史诗不但是最早的人类建筑样本的呈现者,或者是在史诗写作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建筑发展历程的呈现者,它们也是“重要”建筑的第一批文献。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体现出对史诗作者可以获得的建筑现象的持续评论

和频频赞扬。因此,史诗空间是得到批判性审视的空间,它发展于史诗形成之前,不过,通过被纳入故事当中,它又被描述为那一时代之特征的典型代表。在许多方面,人们认为史诗都比仅仅基于考古证据的考古学或者建筑史更有说服力,因为“史诗空间”不仅是宏伟建筑的证据,它本身就是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宏伟建筑(或者空间,内部的或外部的),正如通过诗人的力量所表达的那样。从这个角度上说,史诗空间是建筑原型最好的书面证据,不管这些原型是单体建筑、多功能建筑群、城镇,还是有关建筑和空间的纯粹“原型的观念”。因此,任何一个对特定民族的建筑起源感兴趣的人,都应当严肃地关注那一文明的史诗,在建筑史所能提供的信息之外,史诗能够提供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在有记录的文献当中可能并不显而易见;在有些情况下,以及在缺少特定历史遗址的时候,史诗或许是通向某个特定建筑之“根源”的惟一可靠的途径。

神话常常被人们当作每一个民族之原始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基本来源,当作创造性的一种来源。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罗兰·巴斯(Roland Barth)以及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等人就是近年来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忘记维柯,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首次提出了这一主题)。史诗和神话作为激发灵感的来源和对原型的研究,彼此并非相互排斥;但是,由神话发展而来的史诗更具有“包容性”。它们包含了许多层面的阐释和表达素材,其中一些是有形的,一些是无形的,因而,它们也更适合作为激发灵感的来源。

像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这样的建筑师,都在反复支持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强调“人类的统一性”,以及某些普遍性常量的有效性,这些普遍性常量包括:人类的比例、通过使用有组织的原则来满足心

智的必要性,以及自原始时代以来就能在人类的建筑构造物中发现的特性。建筑师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本人也提供了一些支持这一观点的作品;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把这些作品称为存在于原始时代的建造活动与现在和将来之间的“活动的连续统一体”(active continuum,赛维,1974)。然而,与我们自己的研究更为接近的是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他专注于这一主题,并且明确表示,从原始时代到现在,许多常量具有普遍性这一思想,不仅仅是20世纪许多重要建筑师在不同的形式中所体现的观念(这些建筑师都受到原始神话中英雄建造者们的启发),也是其他有创造性的人,例如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们在不同的作品中所体现的观念。

基于这一论断,里克沃特对棚屋(最早的原型之一)的起源和创造时间作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他进一步增强了他自己的信念:“如果要重新复原建筑,如果能让建筑的真正功能在被忽视多年以后重新被人们所理解,那么,回归到建造的‘前意识状态’,或者回归到意识的最初状态,将会揭示那些基本的观念,对建筑形式的真正理解将由这些观念激发……”他写了《论伊甸园中亚当的住宅》一书,这是我们的神话起源时代与当今的应用之间最具有启迪意义的“旋转舞”之一(里克沃特,1981)。里克沃特的贡献在于解释性的构建,这种构建建立在某个人类建筑原型的基础之上。虽然它将建筑意识导向前意识和原始时期,但这对那些阅读过他作品的建筑师们的思想几乎没有影响,对那些后现代历史主义的圈子更是如此,这些人认为有必要照原样对棚屋进行描绘和建造。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认为和论证的那样,与其他任何事物相比,史诗更有助于我们发现原型的排列组合方式,并且让我们更加关注原始人类对空间进行“包容主义”处理的方式;我们将会看到,“包容性”正是我们关注自身的环境和我们居住于其中的空间的最早特征之一。

在寻找原型(建筑的最一般形式——最初的类型,或者主要的类型)的过程当中,符号语言“学派”的建筑师和思想家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及其结构设计理论(theory of its architectonics)的力量,并且被其深深吸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开启了这种思考路线,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继之,像他的名著《死亡与迷宫》,就集中研究了这些方面的真正先驱,即法国的剧作家

和作家雷蒙德·拉塞尔(Raymond Roussel)。拉塞尔不辞辛劳地从事于词语的创造及其使用,他提倡“通过模糊的事物以及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获得创造力。通过福柯的作品,他成为20世纪70年代一些后现代建筑先锋派的宠儿。

对于理解词的起源以及建筑概念的意义而言,诸如符号语言学与语义学这样的领域必不可少,因此我认为,通过史诗来研究空间就更为适合,因为史诗中始终充满着丰富的描述,把空间与发生于空间中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这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他所碰到的空间的构成要素及其特殊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空间的欣赏品评就变得更为容易,这与符号语言学所提供的非常抽象的解释恰恰相反,因为这些抽象解释通常缺乏发生于特定空间中的人类行为这一要素作为评判标准。

人们已经在开始研究“虚构的建筑”以及建筑与文学(包括诗歌的各种类型,从史诗到俳句)总体上的相互关系,并且把空间作为人类生活条件和人们活动的容器,在对空间的评价中,引入了心理学的维度。诗歌和文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建筑学者和理论家,还有文学评论家的论证。我在此前的一本著作《建筑诗学》当中已经指出,诗歌和文学作为通向建筑创造力的途径之一,如果使用得当,可能具有强大的威力。我在此还要指出,如果“史诗空间”没有受到认真关注,那么我们的绝大多数努力都将缺乏进一步解释的坚实基础,因为建筑师、理论家会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建筑和空间的“根源”、“理解”以及“文化上相关的评价”。

我认为,建筑师和他们所服务的文化群体都有责任熟悉他们自己民族的史诗。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客户和建筑师才可能为他们自己的、在文化上能够引起共鸣的建筑这样的创造性产品寻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将会确认,这一建议是可行的;以芬兰为例,他们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被当作文化珍宝和共同的见解标准而得到尊重,这个国家的建筑之所以存在着时间上的一致性并且被世人普遍接受,正如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所论证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国家坚实的“史诗”基础。

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方法很简单: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涉猎到的史诗,并且确信对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关系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就这一策略而言,我非常感谢米尔恰·伊利亚德提供的警告,他有力地促使我认识到仅仅从欧洲的视角来看待文明史是片面的。我对

最早的亚洲史诗（如《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研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整个人类的这些更早的先辈不仅提供了根源，使我理解了某些当代行为的一般原因，而且他们还以他们的建筑范例，暗示了一种高度“包容主义的”关怀（也就是说，在这些建筑当中，美和悲剧、建筑物和人类生活状况相互依存；参见安东尼亚德斯，1990），同时也对建筑的有形和无形之维度的意义做出了评价。荷马的出现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发展，并且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证明：在早期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建筑当中，“包容性”是一种更加被人们接受的态度。建筑方案被建造得越来越精细完备，希腊国王们显然在他们的宫殿建筑当中引入了许多创新，即使在今天，作为适合于各自地区和气候的建筑典范，这些创新都还依然有效。

罗马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在探究史诗空间时，引入了新的维度：对户外的关注，对“想像空间”的需求，以及对空间进行“人类—生物”变形这一可能性的需求（对西比尔住宅的描述、对地狱的描述，以及由奥维德所提供的无数的变形）。从此以后，所有这些东西就一直与我们同在。维吉尔也是第一位对我们的“城市研究”——城市结构和城市设计——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对详细描述的诗史诗人。奥维德重点阐述了“变形”的概念，这是古代人通过他们的神话（其中一些与当时建筑物的变形有关，参见奥维德一章）而引入的事物，并且作为一种获得创造性的渠道，长久以来一直挑战着建筑师们的智慧。

这本书共分为两部分，表面上遵循着编年的和地理的逻辑顺序。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地中海盆地的古典史诗，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了重要的北欧和中欧史诗。

在第二部分当中，我发现了神话和史诗之间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联系，一种更加强烈的原始主义（如果你同意这么称呼的话），这种原始主义既存在于被描述的空间当中，也存在于主角的态度当中，尽管这些史诗的写作时间要晚于古典史诗。在学术研究以及特定作品的第二手资料帮助下，我偶尔尝试着对英雄的事迹作出解释，在相信我自己的大部分解释立场的同时，我也常常根据这些立场来讨论当时的概念和建筑问题。例如，我认为《贝奥武夫》是北欧民族反抗各种因素的象征性表现，也是一次战斗的象征性表现，这次战斗产生了北欧工程学上的英雄工程、创造了公共建设

工程，甚至开创了可以供人们居住的新土地的开垦（荷兰）。

《尼伯龙根之歌》提供了“自由设计”（free plan）的证据，并且指出埃策尔国王的宏伟宫殿是德意志人喜爱大型运动场（enclosure）的起源。在斯堪的纳维亚史诗的许多挪威神话当中，我发现了许多有关比例、变形、提供住宅等等诸如此类的经验。文艺复兴晚期的史诗——卡摩恩斯的《卢西亚歌》和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提出了折衷主义的概念；通过神话或者《圣经》主题，对虚构的建筑的需求也得以复兴。另一方面，弥尔顿通过他的史诗，第一次明确记录了对环境心理学以及空间的心理学意义这些问题的现代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代所有专注于建筑和文学之心理学维度的现代文学评论的先驱。

本书以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结尾。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卡勒瓦拉》是一部包含了最清晰的包容主义空间的史诗，也是一部被许多人认为直接影响了芬兰建筑的史诗。它在晚近的出现（19世纪）以及作为芬兰建筑的典型特征，使得它适合于作为我们这一研究的逻辑结尾。在每一个例子当中，我也都利用机会使用评论者的放肆和自由，通过晚近建筑的例子（从乡土建筑到20世纪某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史诗空间）来图解和说明我在史诗中所发现的空间和空间概念。

许多学者通过他们的讨论，使史诗发展到今天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为的那个样子，我必须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些学者。我在研究中多次提到了他们的立场。我并不想妄称自己已经努力揭示出了史诗的精妙之处，很显然，这一任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研究方法所能达到的“史诗”期待。我的目标是尽可能以一种宽泛的方式来论述这一主题，头脑中惟一想到的对象是建筑——换言之，就是通过建筑设计视角，来寻找空间概念、态度，以及对空间的处理方式和类型学的意义。我也不打算对考古学和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提出挑战。相反，我怀着善意带着感激，向他们所有人学习和借鉴。例如，我对奥德修斯之宫殿的解释，就参考了考古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整个讨论，同时，如果没有西奥多·M·安德森（Theodore M. Anderson）的文学研究——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更早的英雄传奇，那么，在讨论《尼伯龙根之歌》的那一章中，我对“自由设计”的起源所作的解释，可能就永远都不会诞生。

史诗探究中的文学参考资料相当丰富，在某些例子（比如荷马史诗）当中，甚至与考古研究资料等

量齐观。然而,我发现,就各部史诗所描绘的建筑空间而言,现在的文学研究所提供的东西很少,只有约翰·弥尔顿例外,他作品当中的建筑空间得到了某些关注。另一方面,建筑文学除了在文学或者虚构建筑方面进行了基本的后现代修辞之外,就史诗文学的空间和建筑财富而言,它所提供的东西也微乎其微。惟一的例外依然是讨论弥尔顿的作品,例如威廉·麦克朗(William McClung)的文章《失乐园的建筑学》,以及弗莱·罗兰·马萨特(Frye Roland Mushat)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弥尔顿的想像与视觉艺术:史诗中的图标传统》,这是一部典范性的艺术通史研究著作,其中也涉及建筑的主要方面。近来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其它一些作品有:艾伦·伊夫·弗兰克(Ellen Eve Frank)的《文学建筑》(1979),贝蒂娜·纳普(Bettina L. Knapp)的《原型、建筑与作家》(1986),以及威廉·鲁齐卡(William Ruzika)的《福克纳的虚构建筑:约克纳帕塔法小说中空间的意义》(1986)。后三部作品在他们自己专注的主题方面或许是优秀的,然而尽管他们为建筑师的进一步探索开辟了新的领域,但他们并没有必要通过直接的设计语言来讨论建筑。事实上,一些作家甚至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搞懂那些基本的建筑概念。

弗兰克的研究建立在“沃特·佩特(Walter Pater)、杰拉德·曼雷·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以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人的作品中所宣称的建筑和文学的关系”这一基础之上。弗兰克的研究围绕这样的概念展开,即“文学建筑是对想像文学的探究,而不是对艺术评论或者艺术史的探究”,并且提出“文学如同建筑”这一观点。贝蒂娜·纳普的研究方法本质上也是文学的,虽然她将原型和原型建筑这些概念定义为“个人、文化、阶级以及特定时期的心理和功能状况的一种实体表现形式”,并且把建筑当作“每种文化的功能模式的表现:在原型建筑当中,每一个时间周期体现了意识——它的灵魂——的发展”。纳普通过如下这些作家,即易卜生(Ibsen)、卡夫卡(Kafka)、博格斯(Borges)和三岛由纪夫(Mishima)等人,使她的研究致力于一种更为广泛的解释,这些人的作品创作的时间远远晚于史诗中所描述的人类建筑的最初原型所建造的时间。我无疑承认纳普的研究很重要(纳普,1986),它可以作为研究特定原型的理论前提,但并不一定可以作为建筑原型的

来源。例如,在集中讨论易卜生和卡夫卡这样的作家时,纳普的研究只能通向悲惨、不幸和阴郁的原型。易卜生和卡夫卡都是少见的社会逃避者,只是偶尔采取敌对的反抗,并且怀有一种不为普通人接受的心理态度。易卜生的“建造大师”从来没有实现他的抱负,摆脱建造者的平庸,而卡夫卡最终也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失望,通过仔细审视,他发现他的城堡“景象”无非就是另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多功能建筑群,中间点缀着一些支离破碎的小型建筑。鲁齐卡对福克纳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只获得了一个避世和壮志未酬的僵化形象。

所有这些研究只是片面地观察了他们偶然获得的原型,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想像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通常只是满足了那些苦难深重之个人的内在需求,而没有满足整个人类的需求。另一方面,史诗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事件。它庆贺的是生命和繁荣,虽然这种庆贺是通过对灾难和战争的描述来进行的。它的主题是人类这一完整统一的集体,而不是集体中孤立的个人。然而,它也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因为它的主角是作为个体的英雄。因此,史诗中的原型就是生命、行动、欢乐和信守诺言的原型。偶尔的“阴郁”也只会出现在洞穴和邪恶怪物滋生的湖泊或者礁湖中遇见,并且最终会通过英雄的行为而转变成幸福的新开始,公共工程将由所有人享用,不朽的工程将由改变它们的个人和社会所享用。史诗示范的是积极的原型,这与文学相反,因为迄今为止,文学主要关注的只是那些体现了个人主义和不健康心理、逃避以及阴郁的英雄和原型。

我认为,所有史诗都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也就是说,在集体的和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最终都可以在史诗中找到各个民族之原型的来源,并且随后找到他们建筑的根源。“史诗空间”是通过民族的集体心灵发展起来的空间,其形成时间远远早于每一部史诗的写作。在我们这项研究之前进行的文学研究,其方法通常遵循两条基本思路:一条致力于“文学就像建筑”这一比喻,作家由此而受到建筑的启发(弗兰克,1979);另一条致力于“寻求体现了民族之内在需求和心理欲望的建筑原型”(纳普,1986)。

在我们这项研究当中,你们不会发现文学性的探究模式。我的研究方法非常简单:审视在史诗中发现的建筑空间,并且由此推进;从几部史诗中所描述的想像空间的实用性或现实性出发,并努力由此识别出它们的原型。接下来,我试图陈述和解释我的发现,以一种属于建筑设计领域的语言,通过使用基本的建

建筑设计理论和“包容主义”设计精神的总体观念，这种观念把建筑设计当作一种由有形和无形的参数构成的包容主义行为加以接受。因此，这样的解释方法并没有把“空间”仅仅看作是一种精神的或文学的现象，而是通过其有形的特征来论述它，不管这些有形特征的载体是平面、截面、各种材料、比例、建造方法，还是许多其他物理的或描述性的设计参数。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里克沃特 (Rykwert) 之研究方法的鼓励，他为我提供了示范和勇气，让我敢于在史诗的原始细胞与当代之间，表演这种解释性的旋转舞，同时还使用了历史和考古的证据。

我的解释性猜想，无疑会受到我包容主义倾向的偏爱。因此，这本书是，而且必须被看作是一位建筑师的作品，他所关注的焦点和目标是建筑，而不是文学。此外，这本书的作者恰好教授建筑设计课程，

他总是关心建筑的根源和空间的意义，也始终沉迷于创造性过程和创造性作品，而不关心文化起源、场所或者表达的术语。因此，这是一本在折衷主义的领域之外展开讨论的书；是作者本人一直在进行的理论思考的一份宣言；是在工作室当中，为了努力追求更有意义的实践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的衍生物；也是作者学生的几个设计方案的坚实基础。从另一层面上讲，这本书也是为了响应当前文化多元主义的需求（这种需求在美国尤其强烈）而进行的个人努力，希望通过比较属于全人类的更早的原型，来帮助学生掌握属于他们自己之根源的原型。当然，“史诗空间”的光谱是让大家来分享的。我奉献给大家这本书，希望通过书中所有抛砖引玉的解释供大家娱乐，同时希望其他人也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奥德赛漫长探索旅程的路。

目 录

序言	v
致谢	vi
导论	viii

第一部分 古典印欧语系史诗中空间的根源

第一章 《吉尔伽美什》

穿过建筑的黎明，从实用性向比喻的转变	3
实用性 与 愉悦性：对可感知的坚固性和不可感知的愉悦性的原始颂扬	3
材料/城市关怀/美学	5
第一个建筑比喻：森林之旅	8
迈向包容性	9
小结	14

第二章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

从棚屋到宫殿——建筑作为一项职业	16
《罗摩衍那》：前基督时期的基督教文献	18
隐居所	20
锡兰的宫殿	23
城市礼仪与城市规划的黎明	26
大成府的宫殿	27
《摩诃婆罗多》	29
漆房 (THE LACQUER HOUSE)	29
会议厅	31

第三章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空间

阿喀琉斯的盾牌与文脉主义	37
普里阿摩斯的宫殿	40
阿喀琉斯的棚屋：庄严的美学	40
阿尔金诺的宫殿：包容性、感觉与礼仪的 建筑	42
埃尔彭罗式建筑：喀耳刻的宫殿	49

忠诚的象征主义：家庭的锚	56
结论	64

第四章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户外和想像的史诗	65
《埃涅阿斯纪》的第一部分：西比尔的 洞穴与地狱	68
《埃涅阿斯纪》的第二部分	76
《埃涅阿斯纪》的影响：“崇高”的起源，它的 当代的以及完全综合的相关性	80

第五章 奥维德的《变形记》

建筑中的抒情与变形	84
存在主义者奥维德	85
《变形记》中的包容主义要素	89
奥维德的怀疑主义	94
包容主义结构	94
自然	94
来自《变形记》的建筑经验	96

第二部分 空间关怀在北欧和中欧史诗中的发展

第六章 《贝奥武夫》

英雄——把阴郁的建筑转变为和平 与繁荣的空间	103
鹿厅	104
地方灾祸	106
贝奥武夫还乡	106
一种可能的重新解释	107

第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史诗：

现代空间的黎明	114
《埃达》：基本的资料来源	114

英雄的住宅：瓦尔哈拉殿堂	118	有形的要素	171
神灵和英雄的领域：从瓦尔哈拉殿堂到		对弥尔顿作品的总体评价	179
人民的领域	120		
人类的领域	122	第十章 《卡勒瓦拉》	
职业化的黎明	127	包容主义的环境灵感	180
《沃尔松家族传奇》	128	史诗	181
结论	131	森林：卡勒瓦拉的树木	187
第八章 《尼伯龙根之歌》		论各种材料	190
自由设计和大型运动场的根源	134	论清洁与整齐	191
空间连续体 (continuum)	135	论对乡土之爱 (恋乡情结)	191
瓦格纳的综合	150	宇宙与神圣的创造和创造性概念	193
		当代芬兰建筑师与史诗的概念性影响	195
第九章 《卢西亚歌》和《失乐园》		第十一章 结论	
建筑中虚构的空间、生活方式和心理学		跨史诗的空间意义与建筑经验	203
.....	152	截面的至高无上性	203
《卢西亚歌》	152	平面与立面	206
现实主义的先例	154	开放式规划	207
建筑叙述的肤浅性	154	建筑师—使用者—建造者的困境	207
印度国王的宫殿	156	折衷主义的缺失	208
波塞冬 (尼普顿) 的宫殿	156	内部和外部空间的文脉主义	209
论《卢西亚歌》的不均匀性及其建筑		无形的设计工具	209
缺陷	163	参考文献	211
《卢西亚歌》的建筑空间中的虚构	164	英汉词汇对照	219
《失乐园》	167	译后记	232
无形的要素：空间评价的心理上的先决			
条件	170		

第一部分

古典印欧语系史诗中 空间的根源

第一章 《吉尔伽美什》

穿过建筑的黎明，从实用性向比喻的转变

《吉尔伽美什》讲述的是亚述 (Assyrian) 国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吉尔伽美什是一个历史人物，其统治时期大约在公元前 2700—前 2500 年前后（尽管史诗的一些篇章回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国王修建了乌鲁克城 (Uruk)，并且以一位强力君主形象统治着人民，同时享有半神的特权。故事介绍了亚述的众神，大致描述了这一地区的整个文化和经济结构，并且通过神秘的和形而上的解释，来讨论从原始社会向城市（文明生活）发展的问题。史诗中的第二号主要人物恩基度 (Enkidu) 是一个原始人，他被一位爱情女祭司 (“Love Priestess”) 转变为一个人，最后成为国王吉尔伽美什在一系列远征中的朋友、亲信、谋士和伙伴。他们共同征服森林，开创着英雄业绩，常常冒犯各种神祇，尤其是爱和战争之神伊斯达 (Ishtar)，因为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她的示爱。在杀死神牛 (The Bull of Heaven) 之后，恩基度因染上疾病而最终死去。吉尔伽美什为朋友之死而悲痛欲绝，他通过异域的孤独冒险和漫游来寻求知识。他游历死亡之水域，最后找到了圣哲阿特纳比希汀 (Utnapishtim)，阿特纳比希汀给他讲述了洪水的故事，并且泄露了诸神的秘密。吉尔伽美什最终回到了乌鲁克，以他在游历时所获得的新智慧和如下知识——不存在永恒，人们应当快快乐乐地度过一生——统治着他的王国，直到他去世。

Ἴνδρα μοι ἔννεπε, μοῦσα, πολύτροπον, ὃς μάλα πολλὰ
πλάγχθη, ἐπεὶ Τροίης ἱερὸν πτολίεθρον ἔπερσεν·
πολλῶν δ' ἀνθρώπων ἴδεν ἄστεα καὶ νόον ἔγνω,

(荷马,《奥德赛》, A: 1-3)

缪斯指引我叙说

那位机敏的英雄，在征服了

神圣的城堡特洛伊之后

又四处漂泊……

他见识过许多城邦并且

学习了城邦里人们的思想。

(《奥德赛》，作者的翻译)

我要向全世界宣扬

吉尔伽美什的英雄业绩。他是一个

无所不知的人；他是对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了如指掌的国王。

(《吉尔伽美什》，序言，桑达斯)

《奥德赛》和《吉尔伽美什》的开卷语惊人地相似，这表明两部作品之间（以一种不容否认的方式）存在着联系。有学者认为，亚洲影响了早期希腊文明，甚至是希腊文明的起源，并且随之影响了欧洲文明。虽然这样的论述还没有得到最终确认，不过，很明显，人类最早的著名史诗为此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一切其他的事物都自然而然由此发展而来，至少从建筑的角度而言是如此。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包容主义”重要性的史诗，因为它表明，原始时代的人类关心的不仅仅只是实用性或形式，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既有可感知的因素，同样也有不可感知的因素。

实用性与愉悦性：对可感知的坚固性和不可感知的愉悦性的原始颂扬

有人可能会指出，在这一亚述史诗中，存在着维特鲁威的格言“坚固性—商品—愉悦性”的先例。《吉尔伽美什》是早期人类同时关注实用性和愉悦性（强调实用中的愉悦）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它关注建筑的基础：强有力的结构、安全性、保卫措施以及使用适当的材料。它起初主要关注的是砖石结构（砌砖，烧透的砖块，黏土）这种单一的材料，不过它也引导我们追求其他的材料，并且在这些材料之间进行对话。它没有在琐碎的事情（如装饰和风格）上浪费时间，这些都是以后的文明所创造的成分。然而，质量是关注的重点之一，这在一些例子中得到了体现，例如，英雄对多种材料，以及利用这些材料所能达到的完美



图 1-1
《吉尔伽美什》中所描述空间的直观总结